

顿悟入道要门论 卷上

大珠慧海禅师

师建州(今福建建瓯县)朱氏子。依越州(今浙江绍兴)大云寺道智和尚受业。初参马祖。祖曰：来须何事？曰：来求佛法。祖曰：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？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么？曰：那个是慧海宝藏？祖曰：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何假外求。师于言下自识本心，踊跃礼谢。执侍六载，后以受业师老，遽归奉养；撰顿悟入道要门一卷，传至马祖览讫告众曰：越州有大珠，圆明光自在。众中知师姓朱，推寻依附者号师为：大珠和尚。

赞曰：

宝藏久埋 抛家外走 逢人指出 始知本有
照用无方 龙吟狮吼 入道无门 师辟其牖

顿悟入道要门论序

夫善知识者，如巨海舟航，能度迷类，长夜明炬，善破群昏。大珠和尚首参马祖，使入慧海之法界，令开宝藏于自家；所以灵辩滔滔，譬大川之流水；峻机叠叠，如圆器之倾珠。于是曲设多方，垂慈利物，发扬至道，乌可以笔舌赞叹哉！妙叶维那、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，夙具灵根，素培智种，禅余之暇，阅此老语录，有所证入；平生碍膺之物，脱然而去。从上佛祖舌头，一无所疑矣。此亦古塔主睹云门语而嗣之，正所谓也。故捐资镂板，以广其传，期以后之来者，同一了悟，存此心者，岂浅浅耶！此之功勋不坠，行愿弥坚，盖可见矣。庶几法流不泯，派永接于曹溪，灯焰长存，光愈明于少室者也。 阿育王山沙门崇裕书

稽首和南，十方诸佛、诸大菩萨众，弟子今作此论，恐不会圣心，愿赐忏悔；若会圣理，尽将回施一切有情，愿于来世，尽得成佛。

问：欲修何法，即得解脱？答：唯有顿悟一门，即得解脱。云何为顿悟？答：顿者顿除妄念，悟者悟无所得。

问：从何而修？答：从根本修。云何从根本修？答：心为根本。云何知心为根本？答：《楞伽经》云：“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”《维摩经》云：“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”《遗教经》云：“但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”经云：“圣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；智人调心不调身，愚人调身不调心。”《佛名经》云：“罪从心生，还从心灭，故知善恶一切，皆由自心，所以心为根本也。若求解脱者，先须识根本。若不达此理，虚费功劳；于外相求，无有是处。”《禅门经》云：“于外相求，虽经劫数，终不能成；于

内觉观，如一念顷，即证菩提。”

问：夫修根本，以何法修？答：惟坐禅，禅定即得。《禅门经》云：“求佛圣智，要即禅定；若无禅定，念想喧动，坏其善根。”问：云何为禅，云何为定？答：妄念不生为禅，坐见本性为定。本性者是汝无生心，定者对境无心，八风不能动。八风者，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，是名八风。若得如是定者，虽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何以故？《菩萨戒经》云：“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得如是者，即名解脱，亦名达彼岸。超六度，越三界。大力菩萨，无量力尊，是大丈夫。”

问：心住何处即住？答：住无住处即住。问：云何是无住处？答：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无住处。云何是不住一切处？答：不住一切处者，不住善恶、有无、内外、中间，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，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，即是不住一切处。只个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处也。得如是者，即名无住心也。无住心者是佛心。

问：其心似何物？答：其心不青不黄，不赤不白，不长不短，不去不来，非垢非净，不生不灭，湛然常寂，此是本心形相也。亦是本身，本身者即佛身也。

问：身心以何为见？是眼见、耳见、鼻见，及身心等见。答：见无如许种见。云：既无如许种见，复何见？答：是自性见。何以故？为自性本来清净，湛然空寂，即于空寂体中，能生此见。问：只如清净体，尚不可得，此见从何而有？答：喻如明鉴，中虽无像，能见一切像。何以故？为明鉴无心故。学人心无所染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。以清净故，能生此见。《法句经》云：“于毕竟空中，炽然建立，是善知识也。”

问：《涅槃经金刚身品》：“不可见，了了见，无有知者，无不知者。”云何？答：不可见者，为自性体无形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见也。然见不可得者，体寂湛然，无有去来；不离世流，世流不能流，坦然自在，即是了了见也。无有知者，为自性无形，本无分别，是名无有知者。无不知者，于无分别体中，具有恒沙之用。若欲分别一切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无不知者。《般若》偈云：“般若无知，无事不知；般若不见，无事不见。”

问：经云：“不见有无，即真解脱。”何者是不见有无？答：证得净心时，即名有，于中不生得净心想，即名不见有也。得想无生无住，不得作无生无住想，即是不见无也。故云不见有无也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不见，斯即涅槃，亦名解脱。”

问：云何是无所见？答：若见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，于中不起爱憎，与不见

等，即是无所见也。

问：对一切色像时，即名为见；不对色像时，亦名见否？答：见。问：对物时，从有见，不对物时，云何有见？答：今言见者，不论对物与不对物，何以故？为见性常故。有物之时即见，无物之时亦见也。故知物自有去来，见性无来去也。诸根亦尔。问：正见物时，见中有物否？答：见中不立物。问：正见无物时，见中有无物否？答：见中不立无物。

问：有声时，即有闻；无声时，还得闻否？答：亦闻。问：有声时，从有闻；无声时，云何得闻？答：今言闻者，不论有声无声，何以故？为闻性常故。有声时即闻，无声时亦闻。问：如是闻者是谁？答：是自性闻，亦名知者闻。

问：此顿悟门，以何为宗，以何为旨，以何为体，以何为用？答：以无念为宗，妄心不起为旨，以清净为体，以智为用。问：既言无念为宗，未审无念者，无何念？答：无念者无邪念，非无正念。云何为邪念，云何名正念？答：念有念无，即名邪念。不念有无，即名正念。念善念恶，名为邪念。不念善恶，名为正念。乃至苦乐，生灭取舍怨亲憎爱，并名邪念。不念苦乐等，即名正念。

问：云何是正念？答：正念者，唯念菩提。问：菩提可得否？答：菩提不可得。问：既不可得，云何唯念菩提？答：只如菩提，假立名字，实不可得，亦无前后得者，为不可得故，即无有念。只个无念，是名真念。菩提无所念，无所念者，即一切处无心。是无所念，只如上说，如许种无念者，皆是随事方便，假立名字，皆同一体，无二无别。但知一切处无心，即是无念也；得无念时，自然解脱。

问：云何行佛行？答：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，亦名正行，亦名圣行。如前所说，不行有无憎爱等是也。《大律》卷五《菩萨品》云：“一切圣人，不行于众生行，众生不行如是圣行。”

问：云何是正见？答：见无所见，即名正见。问：云何名见无所见？答：见一切色时，不起染着；不染著者，不起爱憎心，即名见无所见也。若得见无所见时，即名佛眼，更无别眼；若见一切色时，起爱憎者，即名有所见。有所见者，即是众生眼，更无别眼作众生眼；乃至诸根，亦复如是。

问：既言以智为用者，云何为智？答：知二性空即是解脱；知二性不空，不得解脱，是名为智，亦名了邪正，亦名识体用。二性空，即是体；知二性空，即是解脱。更不生疑，即名为用，言二性空者，不生有无、善恶、爱憎，名二性空。

问：此门从何而入？答：从檀波罗蜜入。问：佛说六波罗蜜，是菩萨行，何故独说檀波罗蜜，云何具足而得入也？答：迷人不解，五度皆因檀度生，但修檀度，即六度悉皆具足。问：何因缘故，名为檀度？答：檀者名为布施。问：布施何物？答：布施却二性。

问：云何是二性？答：布施却善恶性，布施却有无性、爱憎性、空不空性、定不定性、净不净性、一切悉皆施却，即得二性空。若得二性空时，亦得作二性空想，亦不得作念有施想，即是真行檀波罗蜜。名万缘俱绝。万缘俱绝者，即一切法性空是也。法性空者，即一切处无心是。若得一切处无心时，即无有一相可得。何以故？为自性空故，无一相可得。无一相可得者，即是实相。实相者，即是如来妙色身相也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”

问：佛说六波罗蜜，今云何说一即能具足？愿说一具六法之因。答：《思益经》云：网明尊谓梵天言，若菩萨舍一切烦恼，名檀波罗蜜，即是布施。于诸法无所起，名尸罗波罗蜜，即是持戒。于诸法无所伤，名羼提波罗蜜，即是忍辱。于诸法离相，名毗离耶波罗蜜，即是精进。于诸法无所住，名禅那波罗蜜，即是禅定。于诸法无戏论，名般若波罗蜜，即是智慧。是名六法。今更名六法不异。一舍、二无起、三无念、四离相、五无住、六无戏论。如是六法，随事方便，假立名字；至于妙理，无二无别。但知一舍，即一切舍；无起，即一切无起。迷途不契，悉谓有差，愚者滞其法数之中，即长轮生死。告汝学人，但修檀度一法，即万法周圆，况于五法，岂不具耶。

问：三学等用，何者是三学？云何是等用？答：三学者，戒定慧是也。问：其义云何是戒定慧？答：清净无染是戒；知心不动，对境寂然，是定；知心不动时，不生不动想，知心清净时，不生清净想，乃至善恶皆能分别，于中无染得自在者，是名为慧也。若知戒定慧体，俱不可得时，即无分别者，即同一体，是名三学等用。

问：若心住净时，不是着净否？答：得住净时，不作住净想，是不着净。问：心住空时，不是着空否？答：若作空想，即名著空。问：若心得住无住处时，不是着无所处否？答：但作空想，即无有着处。汝若欲了了识无所住心时，正坐之时，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，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；过去事已过去，而莫思量，过去心自绝，即名无过去事；未来事未至，莫愿莫求，未来心自绝，即名无未来事；现在事已现在于一切事，但知无着。无著者，不起憎爱心，即是无着。现在心自绝，即名无现在事。三世不摄，亦名无三世也。心若起去时，即莫随去，去心自绝，若住时亦莫随住，住心自绝，即无住心，即是住无住处也。若了了自知，住在住时只物住，亦无住处，亦无无住处也。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处，即名了了见本心也，亦名了了见性也。只个不住一切处心者，即是佛心，亦名解脱心，亦

名菩提心，亦名无生心，亦名色性空。经云：证无生法忍是也。汝若未得如是之时，努力努力，勤加用功，功成自会。所言会者，一切处无心即是会。言无心者，无假不真也。假者，爱憎心是也；真者，无爱憎心是也。但无憎爱心，即是二性空；二性空者，自然解脱也。

问：为只坐用，行时亦得为用否？答：今言用功者，不独言坐，乃至行住坐卧，所造运为，一切时中，常用无间，即名常住也。

问：《方广经》云：“五种法身：一实相法身，二功德法身，三法性法身，四应化法身，五虚空法身。”于自己身何者是？答：知心不坏，是实相法身；知心含万象，是功德法身；知心无心，是法性法身；随根应说，是应化法身；知心无形不可得，是虚空法身。若了此义者，即知无证也。无得无证者，即是证佛法法身，若有证有得以为证者，即邪见增上慢人也，名为外道。何以故？《维摩经》云：“舍利弗问天女曰，汝何所得，何所证，辩乃得如是。天女答曰：我无得无证，乃得如是，若有得有证，即于佛法中为增上慢人也。”

问：经云，等觉妙觉，云何是等觉，云何是妙觉？答：即色即空，名为等觉；二性空故，名为妙觉。又云：无觉无无觉，名为妙觉也。问：等觉与妙觉，为别为不别？答：为随事方便，假立二名，本体是一，无二无别，乃至一切法皆然也。

问：《金刚经》云：“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”。其义云何？答：般若体毕竟清静，无有一物可得，是名无法可说；即于般若空寂体中，具恒沙之用，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，故云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问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，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义云何？答：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识，唯造恶业，清静本心被三毒无明所覆，不能显了，故云应堕恶道也。以今世人轻贱者，即是今日发心求佛道，为无明灭尽，三毒不生，即本心明朗，更无乱念，诸恶永灭，故以今世人轻贱也。无明灭尽，乱念不生，自然解脱；故云当得菩提。即发心时名为今世，非隔生也。

又云：如来五眼者何？答：见色清静，名为肉眼；见体清静，名为天眼；于诸色境，乃至善恶，悉能微细分别，无所染着，于中自在，名为慧眼；见无所见，名为法眼；无见无无见，名为佛眼。

又云：大乘、最上乘，其义云何？答：大乘者是菩萨乘；最上乘者是佛乘。又问云：何修而得此乘？答：修菩萨乘者，即是大乘，证菩萨乘，更不起观，至无修处，湛然常寂，不增不减，名最上乘，即是佛乘也。

问：《涅槃》云：定多慧少，不离无明，定少慧多，增长邪见，定慧等故，即名解脱。其义如何？答：对一切善恶，悉能分别是慧；于所分别之处，不起爱憎，不随所染，是定，即是定慧等用也。又问：无言无说，即名为定，正言说之时，得名定否？答：今言定者，不论说与不说，常定。何以故？为用定性，言说分别时，即言说分别亦定；若以空心观色时，即观色时亦空；若不观色，不说、不分别时亦空；乃至见闻觉知，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为自性空，即于一切处悉空，空即无着，无着即是等用，为菩萨常用如是等空之法，得至究竟，故云定慧等者，即名解脱也。今更为汝譬喻显示，令汝惺惺，得解断疑。譬如明鉴照像之时，其明动否？不也。不照时亦动否？不也。何以故？为明鉴用无情明照，所以照时不动，不照亦不动。何以故？为无情之中，无有动者，亦无不动者。又如日光照世之时，其光动否？不也。若不照时动否？不也。何以故？为光无情故，用无情光照，所以不动，不照亦不动；照者是慧，不动者定；菩萨用是定慧等法，得三菩提，故云定慧等用，即是解脱也。今言无情者，无凡情，非无圣情也。

问：云何是凡情，云何是圣情？答：若起二性，即是凡情；二性空故，即是圣情。

问：经云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其义如何？答：以言显义，得义言绝，义即是空，空即是道，道即是绝言，故云言语道断。心行处灭，谓得义实际，更不起观，不起观故，即是无生；以无生故，即一切色性空，色性空故，即万缘俱绝；万缘俱绝者，即是心行处灭。

问：如如者云何？答：如如是不动义，心真如故，名如如也。是知过去佛行此行，亦得成道；现在佛行此行，亦得成道；未来佛有此行，亦得成道。三世所修，证道无异，故名如如也。《维摩经》云：诸佛亦如也。至于弥勒亦如也；乃至一切众生悉皆如也。何以故？为佛性不断，有性故也。

问：即色即空，即凡即圣，是顿悟否？答：是。问：云何是即色即空，云何是即凡即圣？答：心有染即色，心无染即空；心有染即凡，心无染即圣。又云真空妙有故即色，色不可得故即空。今言空者，是色性自空，非色灭空；今言色者，是空性自色，非色能色也。

问：经云：尽无尽法门，如何？答：为二性空故。见闻无生是尽，尽者，诸漏尽；无尽者，于无生体中，具恒沙妙用，随事应现，悉皆具足；于本体中，亦无损减，是名无尽，即是尽无尽法门也。问：尽与无尽，为一为别？答：体是一，说即有别。问：体既是一，云何说别？答：一者是说之体，说是体之用，为随事应用，故云体同说别。喻如天上一日，下置种种盆器盛水，一一器中皆有于日，诸器中日悉皆圆满，与天上日亦无差别，故云体同；为随器立名，即有差别，所

以有别，故云体同，说即有别；所现诸日悉皆圆满，于上本日，亦无损减，故云无尽也。

问：经云：不生不灭。何法不生，何法不灭？答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问：何者善，何者不善？答：不善者是染漏心，善法者是无染漏心，但无染无漏，即是不善不生；得无染无漏时，即清净圆明，湛然常寂，毕竟不迁，是名善法不灭也，此即是不生不灭。

问：《菩萨戒》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，其义云何？答：佛戒者，清净心是也。若有人发心修行清净行，得无所受心者，名受佛戒也。过去诸佛，皆修清净无受行，得成佛道；今时有人发心，修无受清净行者，即与佛功德等用，无有异也，故云入诸佛位也。如是悟者，与佛悟同，故云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，从清净心生智，智清净名为诸佛子，亦名真佛子。

问：只是佛之与法，为是佛在先，为是法在先，若法在先，法是何佛所说，若佛在先，承何教而成道？答：佛亦在法先，亦在法后。问：因何佛法先后？答：若据寂灭法，是法先佛后；若据文字法，是佛先法后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，皆因寂灭法而得成佛，即是法先佛后。经云：诸佛所师，所谓法也；得成道已，然始广说十二部经，引化众生，众生承佛法教，修行得成佛，即是佛先法后也。

问：云何是说通宗不通？答：言行相违，即是说通宗不通。问：云何是宗通说亦通？答：言行无差，即是说通宗亦通。

问：经云，到不到、不到到之法，云何？答：说到行不到，名为到不到，行到说不到，名为不到到；行说俱到，名为到到。

问：佛法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何者是不尽有为，何者是不住无为？答：不尽有为者，从初发心，至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后至双林入般若涅槃，于中一切法，悉皆不舍，即是不尽有为也。不住无为者，虽修无念，不以无念为证；虽修空，不以空为证；虽修菩提涅槃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证，即是不住无为也。

问：为有地狱，为无地狱？答：亦有亦无。问：云何亦有亦无？答：为随心所造，一切恶业，即有地狱；若心无染，自性空故，即无地狱。

问：受罪众生，有佛性否？答：亦同佛性。问：既有佛性，正入地狱时，佛性同入否？答：不同入。问：正入之时，佛性复在何处？答：亦同入。问：既同入，正入时，众生受罪，佛性亦同受罪否？答：佛性虽随众生同入，是众生自受罪苦，佛性元来不受。问：既同入，因何不受？答：众生者是有相，有相者，即

有成坏；佛性者是无相，无相者，即是空性也。是故真空之性，无有坏者，喻如有人于空积薪，薪自受坏，空不受坏也；空喻佛性，薪喻众生，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。

问：转八识成四智，束四智成三身，几个识共成一智，几个识独成一智？答：眼耳鼻舌身，此五识共成所作智；第六是意识，独成妙观察智；第七心识，独成平等性智；第八含藏识，独成大圆镜智。问：此四智为别为同？答：体同名别。问：体既同，云何名别？既随事立名，正一体之时，何者是大圆镜智？答：湛然空寂，圆明不动，即大圆镜智。能对诸尘不起爱憎，既是二性空，二性空即平等性智；能入诸根境界，善能分别，不起乱想而得自在，即是妙观察智；能令诸根随时应用，悉入正受，无二相者，即是成所作智。

问：束四智成三身者，几个智共成一身，几个智独成一身？答：大圆镜智独成法身，平等性智独成报身，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共成化身。此三身亦立假名字分别，只令未解者看，若了此理，亦无三身应用。何以故？为体性无相，从无住本而立，亦无无住本。

问：云何是见佛真身？答：不见有无，即是见佛真身。问：云何不见有无，即是见真佛身？答：有因无立，无因有显；本不立有，无亦不存；即不存无，有从何得。有之与无，相因始有，既相因而有，悉是生灭也。但离此二见，即是见佛真身。问：只如有无尚不可交建立，真身复从何而立？答：为有问故。若无问时，真身之名亦不可立，何以故？譬如明镜，若对物像时即现像，若不对像时，终不现像。

问：云何是常不离佛？答：心无起灭，对境寂然，一切时中，毕竟空寂，即是常不离佛。

问：何者是无为法？答：有为是。问：今问无为法，因何答有为是？答：有因无立，无因有显，本不立有，无从何生，若论真无为者，即不取有为，亦不取无为，是真无为法也。何以故？经云：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，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，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即是取真法也。若了此理，即真解脱，即会不二法门。

问：何者是中道义？答：边义是。问：今问中道，因何答边义是？答：边因中立，中因边生，本若无边，中从何有；今言中者，因边始有。故知中之与边，相因而立，悉是无常，色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

问：何名五阴等？答：对色染色，随色受生，名为色阴，为领纳八风，好集

邪信，即随领受中生，名为受阴。迷心取想，随想受生，名为想阴；结集诸行，随行受生，名为行阴，于平等体，妄起分别系着，随识受生，名为识阴，故云五阴。

问：经云二十五有，何者是？答：受后有身是也。后有身者，即六道受生也。为众生现世心迷，好结诸业，后即随业受生，故云后有也。世若有人，志修究竟解脱，证无生法忍者，即永离三界，不受后有，不受后有者，即证法身；法身者，即是佛身。问：二十五有名，云何分别？答：本体是一，为随用立名，显二十五有，二十五有，十恶、十善、五阴是。问：云何是十恶十善？答：十恶，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乃至贪、嗔、邪见，此名十恶。十善者，但不行十恶即是也。

问：上说无念，犹未尽决。答：无念者，一切处无心是，无一切境界，无余思求是，对诸境色，永无起动，是即无念。无念者，是名真念也。若以念为念者，即是邪念，非为正念，何以故？经云：若教人六念，名为非念，有六念，名为邪念；无六念者，即真念。经云：善男子，我等住于无念法中，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，放大光明，照无余世界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佛说之犹不尽，何况余乘能知也。得无念者，六根无染故，自然得入诸佛知见，得如是者，即名佛藏，亦名法藏；即能一切佛，一切法，何以故？为无念故。经云：一切诸佛等，皆从此经出。

问：既称无念，入佛知见，复从何立？答：从无念立，何以故？经云：从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又云：喻如明鉴，鉴中虽无像，而能现万像。何以故？为鉴明故，能现万像；学人为心无染故，妄念不生，我人心灭，毕竟清净；以清净故，能生无量知见。顿悟者，不离此生，即得解脱。何以知之？譬如狮子儿，初生之时，即真狮子，修顿悟者亦复如是；即修之时，即入佛位，如竹春生笋，不离于春，即与母齐，等无有异。何以故？为心空故，修顿悟者，亦复如是。为顿除妄念，永绝我人，毕竟空寂，即与佛齐，等无有异，故云即凡即圣也。修顿悟者，不离此身，即超三界。经云：不坏世间，而超世间，不舍烦恼，而入涅槃；不修顿悟者，犹如野干，随逐狮子，经百千劫，终不得成狮子。

又问：真如之性，为实空，为实不空；若言不空，即是有相，若言空者，即是断灭；一切众生，当依何修而得解脱？答：真如之性，亦空亦不空，何以故？真如妙体，无形无相，不可得也，是名亦空。然于空无相体中，具足恒沙之用，即无事不应，是名亦不空。经云：解一即千从，迷一即万惑，若人守一，万事毕，是悟道之妙也。经云：森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印，云何一法中，而生种种见？如此功业，由行为本，若不降心，依文取证，无有是处，自诳诳他，彼此俱坠，努力努力，细细审之，只是事来不受，一切处无心，得如是者，即入涅槃，证无生法忍，亦名不二法门，亦名无净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何以故？毕竟清净，无我人故。

不起爱憎，是二性空，是无所见，即是真如无得之辩，此论不传无信，唯传同见同行。当观前人有诚信心，堪任不退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示之令悟。

吾作此论，为有缘人，非求名利，只如诸佛所说，千经万论，只为众生迷故。心行不同，随邪应说，即有差别。如论究竟解脱理者，只是事来不受，一切处无心，永寂如空，毕竟清净，自然解脱。汝莫求虚名，口说真如，心似猿猴，即言行相违，名为自诳，当堕恶道；莫求一世虚名快乐，不觉长劫受殃，努力努力。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；若佛能度众生时，过去诸佛，如微尘数，一切众生，总应度尽，何故我等，至今流浪生死，不得成佛，当知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，努力努力。自修，莫倚他佛力。经云：夫求法者，不着佛求。

问：于来世中，多有杂学之徒，云何共住？答：但和其光，不同其业，同处不同住。经云：随流而性常也。只如学道者，自为大事因缘解脱之事，俱勿轻未学，敬学如佛，不高己德，不嫉彼能，自察于行，不举他过，于一切处，悉无妨碍，自然快乐也。重说偈云：

忍辱第一道，先须除我人，事来无所受，即真菩提身。

《金刚经》云：“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名真是菩萨。”又云：“不取亦不舍，永断于生死，一切处无心，即名诸佛子。”《涅槃经》云：“如来证涅槃，永断于生死。”偈曰：

我今意况大好，他人骂时无恼。无言不说是非，涅槃生死同道。
识达自家本宗，犹来无有青草。一切妄想分别，将知世人不了。
寄言凡夫末代，除却心中藁草。我今意况大宽，不语无事心安。
从容自在解脱，东西去易不难。终日无言寂寞，念念向理思看。
自然逍遥见道，生死定不相干。我今意况大奇，不向世上侵欺。
荣华总是虚诳，弊衣粗食充饥。道逢世人懒语，世人咸说我疾。
外现瞪瞪暗钝，心中明若琉璃。默契罗侯密行，非汝凡夫所知。

无恐汝等不会了真解脱理，再示汝等：

问：《维摩经》云：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。云何是净心？答：以毕竟净为净。
问：云何是毕竟净为净？答：无净、无无净，即是毕竟净。问：云何是无净、无无净？答：一切处无心是净；得净之时，不得作净想，即名无净也。得无净时，亦不得作无净想，即是无无净也。

问：修道者以何为证？答：毕竟证为证。问：云何是毕竟证？答：无证、无无证，是名毕竟证。问：云何是无证，云何是无无证？答：于外不染色声等，于

内不起妄念心，得如是者，即名为证；得证之时，不得作证想，即名无证也。得此无证之时，亦不得作无证想，是名无证即名无无证也。

问：云何解脱心？答：无解脱心，亦无无解脱心，即名真解脱也。经云：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也。法者是有，非法是无也。但不取有无，即真解脱。

问：云何得道？答：以毕竟得为得。问：云何是毕竟得？答：无得、无无得，是名毕竟得。问：云何是毕竟空？答：无空、无无空，即名毕竟空。

问：云何是真如定？答：无定、无无定，即名真如定。经云：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定法，如来可说。经云：虽修空，不以空为证，不得作空想，即是也；虽修定，不以定为证，不得作定想，即是也；虽得净，不以净为证，不得作净想，即是也。若得定、得净、得一切处无心之时，即作得如是想者，皆是妄想，即被系缚，不名解脱。若得如是之时，了了自知，得自在，即不得将此为证，亦不得作如是想，即得解脱。经云：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也，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

问：云何是中道？答：无中间，亦无二边，即中道也。云何是二边？答：为有彼心，有此心，即是二边。云何名彼心、此心？答：外缚声色，名为彼心，内起妄念，名为此心，若于外不染色，即名无彼心，内不生妄念，即名无此心，此无二边也。心既无二边，中亦何有哉，得如是者，即名中道，真如来道；如来道者，即一切觉人解脱也。经云：虚空无中边，诸佛身亦然，然一切色空者，即一切处无心也；一切处无心者，即一切色性空；二义无别，亦名色空，亦名色无法也。汝若离一切处无心，得菩提、解脱、涅槃、寂灭、禅定、见性者，非也。一切处无心者，即修菩提、解脱、涅槃、寂灭、禅定，乃至六度，皆见性处。何以故？《金刚经》云：“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”

问：若有修一切诸行，具足成就得受记否？答：不得。问：若以一切法无修，得成就，得受记否？答：不得。问：若恁么时，当以何法而得受记？答：不以有行，亦不以无行，即得受记。何以故？《维摩经》云：“诸行性相，悉皆无常。”

《涅槃经》云：“佛告迦叶，诸行是常，无有是处，汝但一切处无心，即无诸行，亦无无行，即名受记。”所言一切处无心者，无憎爱心是；言无憎爱心者，见好事不起爱心，即名无爱心也；见恶事不起憎心，即名无憎心也。无爱者即名无染心，即是色性空也；色性空者，即是万缘俱绝，万缘俱绝者，自然解脱。汝细看之，若未惺惺了时，即须早问，勿使空度。汝等若依此教修，不解脱者，无即终身为汝受大地狱。吾若诳汝者，吾当所生处为狮子虎狼所食。汝若不依教，自不勤修，即不知也，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。努力努力，须合知尔。

顿悟入道要门论 卷下

诸方门人参问语录

师初至江西，参马祖。祖问从何处来？曰：越州大云寺来。祖曰：来此拟须何事？曰：来求佛法。祖曰：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，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什么佛法。师遂礼拜。问曰：阿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祖曰：即今问我者，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。师于言下大悟，识自本心，不由知觉，踊跃礼谢。师事六载，后以受业师年老，遽归奉养，乃晦迹藏用，外示痴讷，自撰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一卷，法侄玄晏，窃出江外呈马祖。祖览讫，谓众曰：越州有大珠，圆明光透，自在无遮障处也。众中有知师姓朱者，迭相推识，结契来越上，寻访依附，时号大珠和尚也。

师谓学徒曰：我不会禅，并无一法可示于人，故不劳汝久立，且自歇去。时学侣渐多，日夜叩激，事不得已，随问随答，其辩无碍。时有法师数人来谒，曰：拟伸一问，师还对否？师曰：深潭月影，任意撮摩。问：如何是佛？师曰：清潭对面，非佛而谁？众皆茫然。良久，其僧又问：师说何法度人？师曰：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曰：禅师家浑如此。师却问曰：大德说何法度人？曰：讲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师曰：讲几座来？曰：二十余座。师曰：此经是阿谁说？僧抗声曰：禅师相弄，岂不知是佛说耶。师曰：若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则为谤佛，是人不解我所说的义，若言此经不是佛说，则为谤经，请大德说看？僧无对。

师少顷又问：经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大德且道，阿那个是如来？曰：某甲到此却迷去。师曰：从来未悟，说什么却迷。僧曰：请禅师为说。师曰：大德讲经二十余座，却不识如来。其僧再礼拜，愿垂开示。师曰：如来者，是诸法如义，何得忘却。曰：是，是诸法如义。师曰：大德，是亦未是。曰：经文分明，那得未是。师曰：大德如否？曰：如。师曰：木石如否？曰：如。

师曰：大德如同木石如否？曰：无二。师曰：大德与木石何别？僧无对。乃叹云：此人上者，难为酬对。良久，却问如何得大涅槃？师曰：不造生死业。对曰：如何是生死业？师曰：求大涅槃是生死业，舍垢取净是生死业，有得有证是生死业，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。曰：云何即得解脱？师曰：本自无缚，不用求解，直用直行，是无等等。僧曰：如禅师如和尚者，实谓希有，礼谢而去。

有行者问：即心即佛，哪个是佛？师云：汝疑那个不是佛，指出看？无对。师曰：达即遍境是，不悟永乖疏。

有律师法明谓师曰：禅师家多落空。师曰：却是座主家多落空。法明大惊，

曰：何得落空？师曰：经论是纸墨文字，纸墨文字者俱空；设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，无非是空，座主执滞教体，岂不落空？法明曰：禅师落空否？师曰：不落空。曰：何以不落空？师曰：文字等皆从智慧而生，大用现前，那得落空？法明曰：故知一法不达，不名悉达。师曰：律师不唯落空，兼乃错用名言。法明作色问曰：何处是错？师曰：律师未辨华竺之音，如何讲说。曰：请禅师指出法明错处。师曰：岂不知悉达是梵语耶？律师虽省过，而心犹愤然。（梵音萨婆曷刺他悉陀中译为一切义成，简写为悉达。）

又问曰：夫经律论是佛语，读诵依教奉行，何故不见性？师曰：“如狂狗趁块，狮子咬人，经律论是自性用，读诵者是性法。”法明又曰：阿弥陀佛，有父母及姓否？师曰：阿弥陀姓骄尸迦，父名月上，母名殊胜妙颜。曰：出何教文？师曰：出《陀罗尼集》。法明礼谢，赞叹而退。

有三藏法师问：真如有变易否？师曰：有变易；三藏曰：禅师错也。师却问三藏，有真如否？曰：有。师曰：若无变易，决定是凡僧也；岂不闻善知识者，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，回六识为六神通，回烦恼作菩提，回无明为大智，真如若无变易，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。三藏曰：若尔看，真如即有变易？师曰：若执真如有变易，亦是外道。曰：禅师适来说真如有变易，如今又道不变易，如何即是当？师曰：若了了见性者，如摩尼珠现色，说变亦得，说不变亦得；若不见性人，闻说真如变，便作变解，闻说不变，便作不变解。三藏曰：故知南宗实不可测。

有道流问：世间有法过自然否？师曰：有。曰：何法过得？师曰：能知自然者。曰：元气是道否？师曰：元气自元气，道自道。曰：若如是者，则应有二？师曰：知无两人。又问：云何为邪，云何为正？师曰：心逐物为邪，物从心为正。

有源律师来问：和尚修道，还用功否？师曰：用功。曰：如何用功？师曰：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曰：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师曰：不同。曰：何故不同？师曰：他吃饭时，不肯吃饭，百种须索；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较。所以不同也。律师杜口。

有韞光大德问：禅师自知生处否？师曰：未曾死，何用论生，知生即是无生法，无离生法说有无生。祖师云：当生即不生。曰：不见性人，亦得如此否？师曰：自不见性，不是无性，何以故？见即是性，无性不能见；识即是性，故名识性；了即是性，唤作了性；能生万法，唤作法性，亦名法身。马鸣祖师云：所言法者，谓众生心，若心生，故一切法生，若心无生，法无从生，亦无名字。迷人不知法身无象。应物现形，遂唤青青翠竹，总是法身，郁郁黄华，无非般若；黄华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法身即同草木；如人吃笋，应总吃

法身也。如此之人，宁堪齿录，对面迷佛，长劫希求，全体法中，迷而外觅。是以解道者，行住坐卧，无非是道；悟法者，纵横自在，无非是法。

大德又问：太虚能生灵智否，真心缘于善恶否？贪欲人是道否？执是执非人向后心通否？触境生心人有定否？住于寂寞人有慧否？怀高傲物人有我否？执空执有人有智否？寻文取证人、苦行求佛人、离心求佛人、执心是佛人，此皆称道否？请禅师一一开示。师曰：太虚不生灵智，真心不缘善恶，嗜欲深者机浅，是非交争者未通，触境生心者少定，寂寞忘机者慧沉，傲物高心者我壮，执空执有者皆愚，寻文取证者益滞，苦行求佛者俱迷，离心求佛者外道，执心是佛者为魔。大德曰：若如是，应毕竟无所有。师曰：毕竟是大德，不是毕竟无所有。大德踊跃，礼谢而去。

师上堂曰：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，苦死造作，要担枷落狱作么，每日至夜奔波，道我参禅学道，解会佛法，如此转无交涉也，只是逐声色走，有何歇时。贫道闻江西和尚道，汝自家宝藏，一切具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。我从此一时休去，自己财宝，随身受用，可谓快活。无一法可取，无一法可舍，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去来相，遍十方界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。但自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，常自现前，无可疑虑，莫寻思，莫求觅，心性本来清静，故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”又《净名经》云：“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”若不随声色动念，不逐相貌生解，自然无事去，莫久立，珍重。

此日大众普集，久而不散。师曰：诸人何故在此不去？贫道已对面相呈，还肯休么；有何事可疑，莫错用心，枉费气力；若有疑情，一任诸人恣意早问。

时有僧法渊问曰：云何是佛？云何是法？云何是僧？云何是一体三宝？愿师垂示。师曰：心是佛，不用将佛求佛，心是法，不用将法求法，佛法无二，和合为僧，即是一体三宝。经云：心、佛与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身口意清静，名为佛出世，三业不清净，名为佛灭度。喻如瞋时无喜，喜时无瞋，唯是一心，实无二体，本智法尔，无漏现前。如蛇化为龙，不改其鳞，众心回心作佛，不改其面。性本清静，不待修成，有证有修，即同增上慢者。真空无滞，应用无穷，无始无终，利根顿悟，用无等等，即是阿耨菩提，心无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；无相即是实相法身。性相体空，即是虚空无边身，万行庄严，即是功德法身。此法身者，乃是万化之本，随处立名，智用无尽，名无尽藏。能生万法，名本法藏。具一切智，是智慧藏。万法归如，名如来藏。经云：如来者即诸法如义。又云：世间一切生灭法，无有一法不归如也。

有客问云：弟子未知律师、法师、禅师何者最胜？愿和尚慈悲指示。师曰：

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，传寿命之遗风，洞持犯而达开遮，秉威仪而行轨范，牒三番羯磨，作四果初因，若非宿德白眉，焉敢造次？夫法师者，踞师子之座，泻悬河之辩，对稠人广众，启凿玄关，开般若妙门，等三轮空施，若非龙象蹴踏，安敢当斯？夫禅师者，撮其枢要，直了心源，出没卷舒，纵横应物，咸均事理，顿见如来，拔生死深根，获现前三昧，若不安禅静虑，到这里总须茫然。随机授法，三学虽殊，得意忘言，一乘何异？故经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导诸众生。客曰：和尚深达佛旨，得无碍辩。

又问：儒、道、释三教，为同为异？师曰：大量者用之即同，小机者执之即异，总从一性上起用，机见差别成三，迷悟由人，不在教之异同。

讲唯识道光座主问曰：禅师用何心修道？师曰：老僧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。曰：既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，云何每日聚众，劝人学禅修道？师曰：老僧尚无卓锥之地，什么处聚众来，老僧无舌，何曾劝人来？曰：禅师对面妄语。师曰：老僧尚无舌劝人，焉解妄语。曰：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也。师曰：老僧自亦不会。

讲《华严》志座主问：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华无非般若？师曰：法身无象，应翠竹以成形，般若无知，对黄华而显相，非彼黄华翠竹，而有般若法身也。故经云：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，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，黄华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精，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还能应用。座主会么？曰：不了此意。师曰：若见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随用而说，不滞是非；若不见性人，说翠竹着翠竹，说黄华着黄华，说法身滞法身，说般若不识般若，所以皆成诤论。志礼谢而去。

人问：将心修行，几时得解脱？师曰：将心修行，喻如滑泥洗垢；般若玄妙，本自无生，大用现前，不论时节。曰：凡夫亦得如此否？师曰：见性者即非凡夫，顿悟上乘，超凡越圣；迷人论凡论圣，悟人超越生死涅槃，迷人说事说理，悟人大用无方，迷人求得求证，悟人无行无求，迷人期远劫证，悟人顿见。

讲《维摩》座主问：经云，彼外道六师等，是汝之师，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。其汝施者，不名福田，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，谤于佛，毁于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，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今请禅师明为解脱。师曰：迷徇六根者，号之为六师；心外求佛，名为外道；有物可施，不名福田；生心受供，堕三恶道；汝若能谤于佛者，是不着佛求；毁于法者，是不着法求，不入众数者，是不着僧求，终不得灭度者；智用现前，若有如是解者，便得法喜禅悦之食。

有行者问：有人问佛答佛，问法答法，唤作一字法门，不知是否？师曰：如

鸚鵡学人语话，自语不得，为无智慧故；譬如将水洗水，将火烧火，都无义趣。

人问：言之与语，为同为异？师曰：一也，谓言成句名语矣，且如灵辩滔滔，譬大川之流水，峻机叠叠，如圆器之倾珠，所以廓万象，号悬河，剖乎义海，此是语也；言者一字表心也。内着玄微，外现妙相，万机挠而不乱，清浊混而常分，齐王犹惭大夫之辞，文殊尚叹净名之说，今之常人云何能解。

源律师问：禅师常谭即心是佛，无有是处。且一地菩萨，分身百佛世界，二地增于十倍，禅师试现神通看？师曰：阇黎自己是凡是圣？曰：是凡。师曰：既是凡僧，能问如是境界？经云，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此之是也。又问：禅师每云，若悟道，现前身便解脱，无有是处。师曰：有人一生作善，忽然偷物入手，即身是贼否？曰：故知是也。师曰：如今了了见性，云何不得解脱？曰：如今必不可，须经三大阿僧祇劫始得。师曰：阿僧祇劫，还有数否？源抗声曰：将贼比解脱，道理得通否？师曰：阇黎自不解道，不可障一切人解；自眼不开，嗔一切人见物。源作色而去云：虽老浑无道。师曰：即行去者是汝道。

讲止观慧座主问：禅师辨得魔否？师曰：起心是天魔，不起心是阴魔，或起不起是烦恼魔。我正法中，无如是事。曰：一心三观，义又如何？师曰：过去心已过去，未来心未至，现在心无住，于其中间，更用何心起观。曰：禅师不解止观？师曰：座主解否？曰：解。师曰：如智者大师，说止破止，说观破观，住止没生死，住观心神乱，为当将心止心，为复起心观观，若有心观，是常见法，若无心观，是断见法，亦有亦无，成二见法。请座主仔细说看。曰：若如是问，俱说不得也。师曰：何曾止观。

人问：般若大否？师曰：大。曰：几许大？师曰：无边际。曰：般若小否？师曰：小。曰：几许小？师曰：看不见。曰：何处是？师曰：何处不是。

讲《维摩》座主问：经云，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，维摩默然，是究竟否？师曰：未是究竟，圣意若尽，第三卷更说何事。座主良久，曰：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？师曰：如经第一卷，是引众呼十大弟子住心，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，以言显于无言，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，维摩不以言，不以无言，故默然，收前语言也。第三卷，从默然起说，又显神通作用，座主会么？曰：奇怪如是。师曰：亦未如是。曰：何故未是？师曰：且破人执情，作如此说。若据经意，只说色心空寂，令见本性，教舍伪行入真行，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，但会净名两字便得。净者本体也，名者迹用也，从本体起迹用，从迹用归本体。体用不二，本迹非殊；所以古人道，本迹虽殊，不思议一也；一亦非一，若识净名两字假号，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；无前无后，非本非末，非净非名，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议解脱。若不见性人，终身不见此理。

曾问：万法尽空，识性亦尔，譬如水泡，一散更无再合，身死更不再生，即是空无，何处更有识性？师曰：泡因水有，泡散可即无水，身因性起，身死岂言性灭。曰：既言有性，将出来看。师曰：汝信有明朝否？曰：信。师曰：我将明朝来看。曰：明朝实是有，如今不可得。师曰：明朝不可得，不是无明朝。汝自不见性，不可是无性。今见着衣吃饭，行住坐卧，对面不识，可谓愚迷。汝欲见明朝，与今日不异，将性灭性，万劫终不见，亦如有人不见日，不是无日。

讲《青龙疏》座主问：经云，无法可说，禅师如何体会？师曰：为般若体毕竟清净，无一物可得，是名无法，即于般若空寂体中，具河沙之用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说法。故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

讲《华严》座主问：禅师信无情是佛否？师曰：不信。若无情是佛者，活人应不如死人，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。经云：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从戒定慧生，从三明六通生，从一切善法生，若说无情是佛者，人德如今便死，应作佛去。

有法师问：持《般若经》最多功德，师还信否？师曰：不信。曰：若尔灵验传十余卷，皆不堪信也。师曰：生人持孝，自有感应，非是白骨能有感应。经是文字纸墨，文字纸墨性空，何处有灵验。灵验者，在持经人用心，所以神通感物。试将一卷经，安着案上，无人受持，自能有灵验否？

僧问：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，语之与默，如何通会，即得无前后？师曰：一念起时，本来无相无名，何得说有前后？不了名相净，安计有前有后。夫名相关锁，非智钥不能开。中道者病在中道，二边者病在二边，不知现用是无等等法身。迷悟得失，常人之法，自起生灭，埋没正智，或断烦恼，或求菩提，背却般若。

人问：律师何故不信禅？师曰：理幽难显，名相易持，不见性者，所以不信；若见性者，号之为佛。识佛之人，方能信入，佛不远人，而人远佛：佛是心作，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而觉；迷人修因待果，悟人了心无相；迷人执物守我为己，悟人般若应用现前；愚人执空执有生体，智人见性了相灵通；干慧辩者口疲，大智体了心泰；菩萨触物斯照，声闻怕境昧心，悟者日用无生，迷人现前隔佛。

人问：如何得神通去？师曰：神性灵通，遍周沙界，山河石壁，去来无碍，刹那万里，往返无迹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愚人自无心智，欲得四大飞空。经云，取相凡夫，随宜为说，心无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，无相即是实相，实相体空，唤作虚空无边身，万行庄严，故云功德法身，即此法身是万行之本，随用立名，实而言之，只是清净法身也。

人问：一心修道，过去业障，得消灭否？师曰：不见性人，未得消灭，若见性人，如日照霜雪。又见性人，犹如积草等须弥山，只用一是之火；业障如草，智慧似火。曰：云何知业障尽？师曰：现前心通，前后生事，犹如对见，前佛后佛，万法同时。经云：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，成就一切智故。

有行者问：云何得住正法？师曰：求住正法者是邪，何以故？法无邪正故。曰：云何得作佛去？师曰：不用舍众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经云，心、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曰：若如是解者，得解脱否？师曰：本自无缚，不用求解；法过语言文字，不用数句中求，法非过现未来，不可以因果中契；法过一切，不可比对；法身无象，应物现形，非离世间，而求解脱。

僧问：何者是般若？师曰：汝疑不是者，说说看。又问：云何得见性？师曰：见即是性，无性不能见。又问如何是修行？师曰：但莫污染自性，即是修行；莫自欺诳，即是修行；大用现前，即是无等等法身。又问：性中有善恶否？师曰：此中善亦不立。曰：善恶俱不立，将心何处用？师曰：将心用心，是大颠倒。曰：作么生即是？师曰：无作么生，亦无可是。

人问：有人乘船，船底刺杀螺蛳，为是人受罪，为复船当罪？师曰：人船两无心，罪正在汝。譬如狂风折树损命，无作者，无受者，世界之中，无非众生受苦处。

僧问：未审托情势，指境势，语默势，乃至扬眉动目等势，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？师曰：无有性外事。用妙者，动寂俱妙；心真者，语默总真；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，为迷自性，万惑滋生。又问：如何是法有宗旨？师曰：随其所立即有众义，文殊于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曰：莫同太虚否？师曰：汝怕同太虚否？曰：怕。师曰：解怕者不同太虚。又问：言方不及处，如何得解？师曰：汝今正说时，疑何处不及。

有宿德十余人同问：经云，破灭佛法，未审佛法可破灭否？师曰：凡夫外道，谓佛法可破灭；二乘人谓不可破灭，我正法中无此二见；若论正法，非但凡夫外道，未至佛地者，二乘亦是恶人。又问：真法、幻法、空法、非空法，各有种性否？师曰：夫法虽无种性，应物俱现。心，幻也，一切俱幻，若有一法不是幻者，幻即有定。心，空也，一切皆空，若有一法不空，空义不立。迷时人逐法，悟时法由人。如森罗万象，至空而极。百川众流，至海而极。一切贤圣，至佛而极。十二分经，五部毗尼，五韦陀论，至心而极。心者是总持之妙本，万法之洪源，亦名大智慧藏，无住涅槃，百千万名，尽心之异号耳。又问：如何是幻？师曰：幻无定相，如旋火轮，如干闥婆城，如机关木人，如阳焰，如空华，俱无实法。

又问何名大幻师？师曰：心名大幻师，身为大幻城，名相为大幻衣食，河沙世界，无有幻外事；凡夫不识幻，处处迷幻业；声闻怕幻境，昧心而入寂；菩萨识幻法，达幻体，不拘一切名相。佛是大幻师，转大幻法轮，成大幻涅槃，转幻生灭，得不生不灭，转河沙秽土，成清净法界。

僧问：何故不许诵经，唤作客语？师曰：如鹦鹉只学人言，不得人意。经传佛意，不得佛意而但诵，是学语人，所以不许。曰：不可离文字言语，别有意耶？

师曰：汝如是说，亦是学语。曰：同是语言，何偏不许？师曰：汝今谛听，经有明文，我所说者，义语非文；众生说者，文语非义；得意者越于浮言，悟理者超于文字，法过言语文字，何向数句中求；是以发菩提者，得意而忘言，悟理而遗教，亦犹得鱼忘筌，得兔忘昆也。

有法师问：念佛是有相大乘禅，师意如何？师曰：无相犹非大乘，何况有相。经云，取相凡夫，随宜为说。又问：愿生净土，未审实有净土否？师曰：经云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若心清净，所在之处，皆为净土。譬如生国王家，决定绍王业，发心向佛道，是生净佛国，其心若不净，在所生处，皆是秽土。净秽在心，不在国土。

又问：每闻说道，未审何人能见？师曰：有慧眼者能见。曰：甚乐大乘，如何学得？师曰：悟即得，不悟不得。曰：如何得悟处？师曰：但谛观。曰：似何物？师曰：无物似。曰：应是毕竟空。师曰：空无毕竟。曰：应是有。师曰：有而无相。曰：不悟如何？师曰：大德自不悟，亦无人相障。

又问：佛法在于三际否？师曰：见在无相，不在其外，应用无穷，不在于内，中间无住处，三际不可得。曰：此言大混。师曰：汝正说混之一字时，在内外否？曰：弟子究检内外无踪迹。师曰：若无踪迹，明知上来语大混。

曰：如何得作佛？师曰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曰：众生入地狱，佛性入否？师曰：如今正作恶时，更有善否？曰：无。师曰：众生入地狱，佛性亦如是。曰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何？师曰：作佛用是佛性；作贼用是贼性；作众生用是众生性；性无形相，随用立名。经云，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

僧问：何者是佛？师曰：离心之外，即无有佛。曰：何者是法身？师曰：心是法身，谓能生万法故，号法界之身。《起信论》云：所言法者，谓众生心，即依此心，显示摩诃衍义。

又问：何名有大经卷，内在一微尘？师曰：智慧是经卷。经云，有大经卷，量等三千大千界，内在一微尘中；一尘者，是一念心尘也。故云一念尘中，演出恒沙偈，时人自不识。

又问：何名大义城，何名大义王？师曰：身为大义城，心为大义王。经云，多闻者，善于义，不善于言说，言说生灭，义不生灭，义无形相，在言说之外。心为大经卷，心为大义王，若不了了识心者，不明善义，只是学语人也。

又问：《般若经》云：度九类众生，皆入无余涅槃。又云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此两段经文，如何通会前后，人说皆云实度众生，而不取众生相，常疑未决，请师为说。师曰：九类众生，一身具足，随造随成，是故无明为卵生，烦恼包裹为胎生，爱水浸润为湿生，倏起烦恼为化生。悟即是佛，迷号众生，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；若了念念心体俱空，名为度众生也。智者于自本际上，度于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

僧问：言语是心否？师曰：言语是缘，不是心。曰：离缘何者是心？师曰：离言语无心。曰：离言语既无心，若为是心？师曰：心无形相，非离言语，非不离言语，心常湛然，应用自在。祖师云：若了心非心，始解心心法。

僧问：如何是定慧等学？师曰：定是体，慧是用，从定起慧，从慧归定；如水与波，一体更无前后，名定慧等学。夫出家儿莫寻言逐语，行住坐卧，并是汝性用，什么处与道不相应，且住一时休歇去，若不随外境之风，性水常自湛湛，无事珍重。

<大珠慧海顿悟要门>终

附 初祖菩提达磨大师安心法门（出联灯会要）

迷时人逐法，解时法逐人。解时识摄色，迷时色摄识。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，悉皆是梦；若识心寂灭，无一切念处，是名正觉。问：云何自心现量？答：见一切法有，有不自有，自心计作有；见一切法无，无不自无，自心计作无；乃至一切法亦如是，并是自心计作有，自心计作无。又若人造一切罪，自见己之法王，即得解脱。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，从事中见法者，即处处不失念；从文字解者气力弱，即事即法者深。从汝种种运为跳跟颠蹶，悉不出法界；若以法界入法界，即是痴人；凡有施为，皆不出法界心，何以故？心体是法界故。

问：世间人种种学问，云何不得道？答：由见己故，所以不得道；己者，我也。至人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由不见己故，所以不知苦乐，由亡己故，得至虚

无；己尚自亡，更有何物而不亡也？问：说法既空，阿谁修道？答：有阿谁须修道？若无阿谁，即不须修道。阿谁者亦我也，若无我者，逢物不生是非，是者我自是，而物非是也；非者我自非，而物非非也；即心无心，是为通达佛道；即物不起见，是名达道。逢物直达，知其本源，此人慧眼开。智者任物不任己，即无取舍违顺；愚人任己不任物，即有取舍违顺。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；不行一物，名为行道；即一切处无处，即作处无作处；无作法即见佛，若见相时，即一切处见鬼；取相故，堕地狱；观法故，得解脱；若见忆想分别，即受镬汤炉炭等事，现见生死相。若见法界性，即涅槃性。无忆相分别，即是法界性。心非色，故非有；用而不废，故非无；又用而常空，故非有；空而常用，故非无。

昔披阅祖灯，至大珠和尚传，云有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，思仰之久，未如所愿。后于洪武己酉岁，从坏篋中得一故册，信手展卷，随览数分，如热得凉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！方视其首，即斯论也。复详披究，见其义理，质直诣实，如饮醍醐，如得至宝。后较诸录，得无差谬。所愿既获，不敢私秘，愿与一切众生同沾法味。复缀诸宗所问语录一卷，于后略分上下，共成一册；并达磨大师安心法门，附于卷末；总名曰：顿悟要门。谨捐布帛，命工绣梓，垂于不朽，流布十方，使天下学佛之士，各各了知正修行路，不堕邪见，顿悟自心，咸开佛慧。实叶之所志愿矣！

洪武七年岁在甲寅春三月丙戌日比丘妙叶焚香稽首拜题

后序

曩阅传灯录，至大珠慧海禅师，自初见马祖，及接人机语；以至泛应诸宗所问，使之结舌丧气、心悦诚服处，未尝不为之庆快而不已！盖师之言，一本于经律论之要旨，而即事即理、全体全用，以发明向上一机，杀活予夺、纵横逆顺，无不合辙而还源也。所撰顿悟入道要门论，昔既盛行，年来殊不多见。近四明比丘妙叶来言，尝得此论，泊他语共一编，于弊篋断简中。宁敢私淑，乐与丛林共之！轨罄已长，俾工复锲诸梓，愿一言识其后，且由新板之文，自一至六，凡六叶以示。然尝鼎一脔，又何待睹其全书。噫！

大珠此编，语言文字耶？非耶？谓其语言文字，则道非语言文字；谓其非语言文字，而三藏之文，了了在目，与此老胸襟流出者，融会、贯摄、罗列而前陈其间，或自谓：我不会禅，并无一法可示于人。看他此等语，直是作贼人心虚，尽情抖擻不下，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涂抹。后之览者，若于马祖所谓：大珠圆明、光透自在、无遮障处，当下着得精彩，则随色摩尼，人人无不具足；其或未然，滞壳迷封，有甚么数具顶门眼者，试为辨取。

洪武六年岁在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龙河比丘万金书